

嚴鐵橋校道藏本

公孫龍子

胡適署

公孫龍子卷上

顛三

趙人公孫龍著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

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資物各有材聖人之所

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
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乖實乃
假指物以混是名實焉○輩字當作冀字謂白馬爲非
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輩字當作冀字謂白馬爲非

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

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

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

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



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

天下焉

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

龍與孔穿會趙

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曰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

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

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

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

楚王

失弓因以利楚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唯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夫是仲以求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感應矣

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

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

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聖教雖殊其歸不能異曲士求於教不能博

通則安其所習毀所不悟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爲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多矣公孫龍趙平

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

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

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

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公孫龍

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
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
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
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
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
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
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
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
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
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
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
好求士亦如守白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
命馬豈得士乎

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意之所思未至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既言齊國失政敢不說其由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

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君不顧法則國無政故聖陪十黃帝不能救其亂也○陪當作倍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之善惡類能而任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爲萬化之宗寄言

論而齊彼我之謬故

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

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馬形者喻萬物

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况萬物種類各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

馬衆馬斯應守白色者非命衆馬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

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

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

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白與馬連而曰求馬黃白非馬何故

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

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一白之於衆

色也故離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

使白馬乃馬也是

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

設使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馬一耳

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人耳其賢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

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疎已則叛所求不異如黃黑馬

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

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

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

矣君既私以待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

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而不可以應衆馬衍不

字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

無馬可乎以馬有色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曰馬

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

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耳若使馬元

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

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

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馬既

則謂之白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爲非馬也偏

曰馬未與

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

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此賓述主義而
難之也馬自與

馬爲類白自與白爲類故曰不相與也馬復名白馬乃白

馬強用白也以上爲馬名其主義未下之故以白賓難也非曰以有

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

曰主責以賓

得白馬爲黃馬乎賓曰未可也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

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

爲既有馬而馬

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爲
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

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

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

也黃白也馬衆馬形也而強以色爲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白也馬衆馬形也而強以色爲形飛者入池之謂也

也凡棺槨守之相待猶唇齒之相依唇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之外諸夏待之內內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亂矣內疎夷狄則夷狄叛矣勤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之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甚矣○勒兵當作勤兵

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

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

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賓曰為白是離有馬不離實為非

二馬共體不可謂之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

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物

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

白故忘色以求馬眾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

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乃白在馬

白也安得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者直云馬

自為白乎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者直云馬

眾色無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無不在

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洽而理無不

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

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

則天下各守其疎自殊而叛矣王者黨其所私而疎天下

哉其唯所私乎所私獨應命物適足增禍不能靜亂也

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黃不取於白者是則色

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

馬猶親疎之在人私親而皆疎則疎者叛矣疎有離叛

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洞照

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賀中而靈鑒有餘燭萬象於方寸

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無親在疎而無疎雖不取

於親疎亦不捨於親疎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公孫龍子卷上

[illegible]

公孫龍子卷中

趙兼人公孫龍著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

非混一歸於無指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

指皆謂是

故曰而指非指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情是相是非即相是非故物莫非物

也指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

指物莫非天下齊焉而謂之非

可謂之指乎物皆妄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

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

天下

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而非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

也適所以不可謂之是非故無是非也

適所以不可謂之是非故無是非也

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既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無是非安得謂之是非乎

之相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不物

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無是非非有非指者物莫非

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莫以乎無無是非故曰非有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終日是非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

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有名謂若王良

善御隸首善計彼物各自為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為是非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

兼不為指物兼相不為指而是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以有

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不為適也謂指有不為指謂物也無

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此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

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

指也

此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可謂無指也即非

有非指者物莫非指

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

是非人也

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

夫謂之指既不能與物為

指也

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

指

謂設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矣誰

天下有指無物指

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

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

謂有無物故非指

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

與為指

反覆相推則指自為無指何能與物為指乎明

聖人淵默恬淡忘是非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

如白與馬為二物

曰二有右乎